



百岁忆往

国庆第一庆

周驥良

1949年对天津人来说,是最值得大写特写的年份。这年初,天津获得了解放,从枪响起到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这是解放战争中最特殊的一次战役,也是非常著名的战役。几个月过去,也就是军民正在整顿和休养生息的时候,迎来了第一个国庆节,天津又全力以赴,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国庆活动是从10月1日早晨就开始了。第一个活动是市委书记讲话,市长主持的天津各界代表参加的庆祝大会,参会人员都是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我当时是军管会文艺创作组的成员,也是一名刚刚从地下战线转上来的新兵,所以这个大会我没有参加。我参加的活动是从午后开始的,有一个全民庆祝活动,在河东一块光秃秃的场地上举行,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的第二工人文化宫,不过当时这里只有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当时海河就像一把刀子似的把河东与河西切成两半,只有通过连接河北区与和平区的万国桥,才能从河西转到河东。万国桥是现今解放桥的旧称,旧时也被称为法国桥,1949年天津解放后更名为解放桥。在当时桥太远了,我们都是坐摆渡从河西来到河东的。

庆祝活动的第一个节目是小朋友们表演的体操式舞蹈,舞蹈动作很整齐,就是穿戴不整,穿什么的都有,五颜六色,这也难怪,天津刚刚解放才几个月呀!体操式的舞蹈结束后,上台的是一些大朋友,他们穿戴齐整,原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这是当初天津的一张王牌,大合唱队唱的是天津有名的几位教授,有男教授也有女教授,他们唱得很好听,所以当时天津被称为音乐之乡,后来中央音乐学院搬到北京去了,天津只留下了天津音乐学院。大合唱队伍走下来后,上来了一个说快板的人,表演的是数来宝。数来宝讲究的是现抓现编,这是一位棉纺二厂的工人,他的快板打得挺娴熟的,最要紧的是他的数来宝抓住现场的关注度而大受欢迎,这也是天津作为曲艺之乡的一个特殊节目。他下去之后,上来一个唱大鼓的表演者,唱的是京东大鼓,演唱风格很是独特,而且他的大鼓词是业余创作的,唱得有滋有味。再上来的是一位唱时调的业余演出者,嗓子很好,唱得也很好听。接下来的一个特殊节目,四个人抬着一把钢浇铁铸的关公刀上来了,好家伙,看着这刀就不由得想这得有多沉啊,然后一个看上去不像是大力士的人走上来,只见他用双手将这把关公大刀扶了起来,人群中轰的一声喊“好!”随即喊成一片,“气功!气功!他有气功!”确实这人是

气功的,他扶住那把大刀摆了一个关公扶刀的姿势,一共摆了三个姿势就扶不住刀了,他把大刀放下来,在观众的掌声中下去了。再上来的跳芭蕾舞的,哎呀!芭蕾舞怎么会在这个舞台上出现啊?一群人跳《天鹅湖》,跳得还真是有模有样,台下的观众又喊成一片,“脚尖舞,脚尖舞,脚尖舞”。20世纪初芭蕾舞传入中国后,在哈尔滨,天津和上海较早出现,而天津是当时除哈尔滨之外俄罗斯人聚集最多的地方。这些俄罗斯人基本上都聚居在小白楼一带,什么人才都有,所以当时只要你给报酬,他(她)就教俄语;只要你给报酬,他(她)就可以教芭蕾舞。话说回来,芭蕾舞这个节目的演出效果还是不错的。再上来的是一拨儿摔跤的人,一拨儿几个人摔来摔去,摔倒了一个就下去,然后又上来两个,这个表演轰动全场。摔跤节目之后,紧接着就是鼓乐的乐队上台来,每个人都拿着一对铜锣敲来敲去,敲得振奋人心、喜气洋洋,台下观众随着节拍不停鼓掌。最后一个节目是武术表演,天津人讲究拳术,于是上来就打击,打击的拳术各有门道,其中有一种拳术是霍元甲的迷踪拳。这迷踪拳是什么,就是全无定式,看着光是走来走去,实际上是打游击拳,打来打去,把对手打得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然后一拳打过去



1949年10月1日《天津日报》头版报影

把对手打倒。霍元甲的迷踪拳在天津已经失传了,这是天津的乡亲们根据口传心授授给起来的。庆祝会在热烈持久的掌声中结束,这场国庆群众文化活动非常精彩,是天津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大聚会。散会了,我就搭乘摆渡过河回来。当时有一条从河西直到劝业场的公交车,这条公交车是天津最有名的公交车,车也漂亮,有十来辆。可是我们在车站等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后来还是路过的人说,你们别等了,这条公交车临时撤了,所有的公交车都调到北京去了。我们只好步行到劝业场后面,那里有一家仅一间门面的小饭摊,只卖一种饭菜,就是一碗炖牛肉和一碗米饭,外带不要钱的高汤,我们经常去吃。到了那儿就喊先给来一碗高汤,高汤喝下去,一碗炖牛肉也吃下去,米饭也就吃光了,跑堂的是熟人,跑过来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这条公交车被临时调到北京去了;你们知道吗,天津的餐饮业有名,号称“八大成”“八大楼”,“八大成”的第一成是聚合成,“八大楼”的第一楼是太白楼,现在太白楼也调到北京去了,从经理到跑堂的到整个厨师傅一个不剩全走了,哎呀,哎呀,这是天津国庆最气派的事,支援北京、服务北京。我们吃完饭后就赶回机关去了。在机关值守的是一位女同志,她瞧见我后又喊又叫,说,你们“野鸭子”放飞还知道回来呀!我给你们准备了白菜炖肉和米饭,这是国庆节改善伙食,你们回不来吃,“野鸭子”在外面胡吃海塞,这让我怎么办?这菜是扔了吗?这饭我是倒了吗?当时机关里没有电冰箱,就连电冰箱的线也没听说过,确实这菜不能扔,但隔夜了没人吃,该怎么办?我们就说,你把这白菜炖肉和米饭在灶房里热热,只要热了,我们就能吃个精光,就给你打扫干净了。那女同志叫了起来,哎呀,你们在外面吃了饭又回家吃饭,一天里要吃两顿晚饭吗?我们也又叫又喊回敬道,今天是国庆,我们吃两顿晚饭有什么不好?不就是一碗白菜炖肉和一碗米饭吗?国庆节吃两顿晚饭这不为过。结果饭菜热得了,我们就一扫而光,然后把锅碗都洗了。刚才还又喊又叫的女同志不喊不叫了,说,你们真行,国庆吃两顿饭,那你们说说,你们参加庆祝活动都有什么好节目?我们说有四大收获,第一个收获就是天津和北京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城市,天津和北京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津和上海较早出现,而天津是当时除哈尔滨之外俄罗斯人聚集最多的地方。这些俄罗斯人基本上都聚居在小白楼一带,什么人才都有,所以当时只要你给报酬,他(她)就教俄语;只要你给报酬,他(她)就可以教芭蕾舞。话说回来,芭蕾舞这个节目的演出效果还是不错的。再上来的是一拨儿摔跤的人,一拨儿几个人摔来摔去,摔倒了一个就下去,然后又上来两个,这个表演轰动全场。摔跤节目之后,紧接着就是鼓乐的乐队上台来,每个人都拿着一对铜锣敲来敲去,敲得振奋人心、喜气洋洋,台下观众随着节拍不停鼓掌。最后一个节目是武术表演,天津人讲究拳术,于是上来就打击,打击的拳术各有门道,其中有一种拳术是霍元甲的迷踪拳。这迷踪拳是什么,就是全无定式,看着光是走来走去,实际上是打游击拳,打来打去,把对手打得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然后一拳打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十年,正是朴实的上世纪50年代。那时家家都有针线筐,都有碎布头儿。家庭主妇缝衣服做鞋是生活的必备技能。每逢晴天时,好多人家门外都会立有一块板,主妇们用面打成糨糊,把一块块布粘在板上,别管新布旧布都被剪成方形或长方形的,如果我们现在的眼光看,那简直就是抽象画或装饰画。主妇们不会有绘画大师的创作与评判标准,但她确实勤劳,灵巧中透露出非凡的智慧。当然,实用功能更重要,这些碎布粘成的“夹子”是用来做鞋的,几层布贴好,剪成形后再用斜裁的白布条将其粘在一起,接下来就是用粗线一针一针纳底子。我庆幸自己一直参与其中。直至我侄女1968年出生,我还和妈妈一起给她做棉鞋,想起来,那一针一线让人难以忘怀。那阵时候我们一家人的衣服都是妈妈用缝纫机做的,妈妈和外祖母还要给哥哥们补袜子,那些不同尺寸的袜底是属于那个

华说华服

新中国75年服饰路

华梅

也不会一窝蜂似的去学。个性化使中国人的视野开阔了。潮水般的时装也使社会宽容度加大了。总而言之,在服装时尚面前,中国人显得成熟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全世界时尚界呈现一种趋势:大师的风头不再,再别想百年前的现代时装之父查尔斯·沃斯,也不用再追随皮尔·卡丹和伊夫·圣罗兰。很难想象哪一位服装设计大师的最新设计样式能够引起全世界着装者的关注,更不会产生一种流行色使人们趋之若鹜的现象。流行还有吗?当然有。但是“无上装”“无下装”只会从小众中引起追求和模仿,大众早就被时界弄得眼花缭乱,司空见惯了。纵观21世纪这二十几年,始终引起大家兴趣的是对原生态的渴望。一种源于游牧民族的“波西米亚风”一度流行,经久不衰。人们常挂嘴边的全棉、纯棉一直被追捧。只不过,新世纪的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不仅仅限于舒适、健康,而是关心是否可降解。每一个环节,每一件发明,都首先要考虑到碳达峰碳中和。那么,还有没有流行呢?有的。悄悄地,年轻男士的T恤领口在显小,人们隐隐觉得若还像原来那么大领口,就太像老衫了。回溯新中国75年服饰路,近几年大为流行的汉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满眼都是汉服,别管男女老少,节日穿,成年礼穿,毕业典礼也穿。这说明什么?新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而今强盛起来,年轻人认为新中国让我们骄傲,伟大的中华民族令华夏儿女感到自豪。在今年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们的表现传递出很明显的点,那就是自信、大方,平视世界。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中国人可以自信、自豪地发现各国服装本无高低,我们正在力求走一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康庄大道。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之路虽然还有许多事要做,但我们现在已不是过去的我们,炎黄子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我们的服饰文化也将为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界作出贡献。

走马边疆赞祖国

王霞

“九一八”这天,我和先生正在新疆旅行,车子在伊犁河谷自由驰骋。当我翻看朋友圈友们发的纪念图片,还有我自己写的一系列文字时,天山腹地的绝美秋色迎面扑来。一树树的金黄翠绿,一片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一群群转场的牛羊,牧人们或骑着骏马或驾驶着摩托车,挥舞着手中的短鞭,扬起的尘土中不时传来几声高亢的吆喝……一阵阵的心旷神怡冲淡了心中的悲痛郁结。

车载音响中传来一阵熟悉的旋律:祖先的历史像黄河万古奔流/载着多少辛酸/多少愤怒/多少苦难……中华的骨像泰山千秋耸立/铭刻多少功绩/多少荣耀/多少尊严……中华的希望像太阳一定会升起/我们不负祖先/继往开来/走向明天……

驾车的先生说,中秋过了,马上就是国庆节了,咱们该返程了。我不禁回想起一路的所见、所思,不由得感慨万端。

无定河边流水汤汤,贺兰山下黄沙茫茫,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榆林的毛主席杨家沟旧居,牛圈湖边的油田,昌吉平顶山的万亩旱地,乌鲁木齐大巴扎的载歌载舞……我感受着时光与历史交错的事迹,体验着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我的祖国经历了多少苦难,才从积贫积弱的年代一步步走过来,逐渐强盛,成长为东方巨人。

策克口岸、塔克什肯口岸、吉木乃口岸、巴克图口岸……我们沿着边境走走停停,看国旗,看界碑,看守边战士们的雄姿,与庄严肃穆的国门合影。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在塔城的小白杨哨所,十几位中年男子在哨所前列队唱起了《小白杨》。他们不论高矮胖瘦,都身姿挺拔,声音洪亮。他们都曾是这里的守边军人,歌声中的自豪和眷恋让人感动。

西北之北纪念碑所在地——兵团第十师185团1连,是全国离边境线最近的一个连队,被誉为西北边境第一连。在这里,我不仅遇到了山东来的、甘肃来的,面容黝黑的老军垦人,也邂逅了我的读者——刚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的马春晶,她可爱、活泼,欢天喜地地同我合影留念。她将用她的青春来承继老一辈军垦人的奋斗传统。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尔果斯口岸,我们兴之所至,乘坐国际班车,走出国门,来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这在一个陌生国度,给予我们勇气的是身后强大的祖国。从海关到酒店,到各个景点,如果有了困难,总有人提供帮助。从28勇士纪念馆出来,一位老人拉住先生,问:china?先生答:china。他用双手抚颊:china,哈萨克斯坦,好兄弟!然后和先生握手致意。后来了解到,在哈萨克斯坦的礼俗中,双手抚摸脸颊的举动通常用于表达敬意或友好。老人是在对强大而友好的中国表达敬意啊!

我曾经灾难深重的祖国,多少先烈壮烈的牺牲,多少英模无私的奉献才换来今天的繁荣昌盛,让我们的人民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致敬先辈们!致敬我亲爱的祖国!



居广鸿 治印

繁荣昌盛

爱我中华



奔腾中华(中国画) 王家斌

在上海,鲁迅有过一次和家人一同吃蛇的经历,颇值得说一说。《鲁迅日记》1931年11月21日云:“晨寄中国书店及蟛蛄庐信,并各附邮票二分。收朱宅从盒中赠海婴之糕干及椒盐饼共一盒。午后雨。下午邀蕴如及三弟并同广平往新光戏院看电影《禽兽世界》,观毕至特色酒家晚饭,食三蛇羹。”

这天的日记所记内容比较丰富,中国书店和蟛蛄庐都是经营旧书的书店,鲁迅经常在这两家书店买书。早在1915年7月27日,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就收到周作人自绍兴寄出的一个邮包,打开一看,都是书。鲁迅当天的日记说:“计《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册,《读碑小笺》一册,《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一册,《风雨楼藏石》拓本六枚,又《蟛蛄庐书目》一本。”这“蟛蛄庐”就是一家旧书店,周作人所寄,也有让大哥选书的意思。日记所说的“附邮票二分”,应该是在这两家书店各挑选了书。“朱宅”即鲁迅夫人朱安的老宅。朱安的弟弟叫朱可铭。鲁迅一直和朱可铭及他的儿子朱吉人有书信往来。“糕干及椒盐饼”是绍兴的特色糕点,周作人在《绍兴的糕干》中说:“友人送我的一包糕干是属于干的,可是他(它)于糕团有一脉相通之处,即都是用米粉所制,而不是用面粉的。这在绍兴统称‘糕干’,明说是干的糕类。据范寅的《越谚》卷二‘饮食门’内,这一项下注云:‘米粉作方条,焙熟成干,极松脆,为越城名物。与绍通商京都,故招牌书进京香糕。昔多黄色,今多白色,其粉更细而佳。’”关于糕干,周作人还抄录了绍兴有名的糕点店“孟大茂”的产品说明书,对糕干可作更详细的了解:“绍兴乡村农家,每于农历年底自春年糕,备来年农忙时期作田间点

生活中的鲁迅(六)

鲁迅请吃“三蛇羹”

陈武

心之用,然总觉得食时有加糖蒸煮之麻烦,后渐有以粉及糖火炙烘焙者,盖利用糖受炙后黏性作用而成香糕之雏形也,简便不繁,乃为广播。香糕俗称糕干,实取义于上述情形,其后陆续改进,色、香、味遂臻上乘。”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27日,鲁迅收到越中寄来的糕干时,海婴已满两周岁,正是吃糕干的年龄——也是周作人这篇文章所说:“绍兴的香糕,特别是黄色的一种,大人嚼了喂给小儿,往往可以代乳。”这就理解鲁迅强调糕干是寄给海婴之缘故了。“糕干”即王蕴如,周建人之妻。“三蛇羹”是一道具有广州风味的羹汤。三蛇,一般指眼镜蛇、金环蛇和过榕树蛇,前两种蛇都是毒蛇。吃蛇是两广一带的传统,尤其在广东,成为饭店的日常菜,秋冬季节更是受到食客们的欢迎。三蛇羹就是其中的一种吃法,其烹饪方法并不复杂,将上述三种蛇去皮、切段,加入生姜、胡椒、陈皮、葱段、料酒等调料,和猪骨、老母鸡同煲。蛇段煮烂后,拆去蛇骨,撕下蛇肉,再煲数小时就可以食用了,据说此羹味道极鲜美,有山野的甜爽和野味的清香。此时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已经4年多了,大大小小的馆子吃过不少,大约还没有吃过蛇。或者考虑到广平是“广州人,加上所看的电影《禽兽世界》,让他产生了联想,便带着广平和弟弟,弟媳去特色酒家吃了一次。

关于吃蛇,鲁迅和广平是早就讨论过的。1926年下半年,鲁迅还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时候,和已经到了广州的许广平书信不断,信中除了谈各自的工作、读书和写作,也会谈点闲事和家常里短,其中就说到过广东的吃蛇,吃蛇便是他们的话题之一。鲁迅到了广州之后,日记中多次记有和许广平及其朋友一起吃饭和喝茶的经历,大概是没有到与蛇有关的宴席,否则会上记一笔的。到了8月19日,鲁迅准备离开中山大学去上海,下午和几个朋友去照相,当天日记云:“下午同春台、立峡、广平在西关图图书馆,又自照一张(相),出至山茶店饮茶。”这里的春台即何春才,他在回忆文章《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载《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中,提到这天喝茶时,他和鲁迅一起在街上看到笕

子里的蛇,鲁迅有这样的议论:“人真是可怕的,不管怎样毒的蛇都能够把它捉到,囚在铁笼里,供人治病和满足口腹之欲,听说龙虎斗和龙凤虎是广州宴会时最体面的菜,曾经有人请我吃,我没有去。”那么,就是说,鲁迅在广州的几个月里没有吃过蛇。鲁迅这里所说的“龙虎斗”和“龙凤虎”中的龙即蛇,虎即猫,凤即鸡。鲁迅不但拒绝了朋友的请吃,从议论的口气中也可看出他还很反感“龙虎斗”或“龙凤虎”。

鲁迅早期不吃粤菜中的“龙虎斗”和“龙凤虎”,大约和他的心理有关吧?鲁迅出生于1891年农历八月初三,属蛇。吃自己的属相,总是不忍下口的。不少人也有这样的心理障碍,如属兔的不吃兔肉,属猪的不吃猪肉,属牛的不吃牛肉,属羊的不吃羊肉,等等。至于猫,鲁迅也是不喜欢的,周作人在《补树书屋旧事》第七节里写过鲁迅打猫的事:“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倒不是不知道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查一九一八日日记,里面便有三四处,记着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不知道《鲁迅日记》里有四记载,事实上在那时候,大抵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他(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儿又回来了。”鲁迅在短篇小说《兔和猫》里也写了一只小黑猫,说到小黑猫害了小兔,以前又和猫为敌的事,倒不像是虚构:“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它)们配合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并非因为他(它)们配合,是因为他(它)们嚷,嚷到使我睡不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但事情也不是一成不变。到了1931年11月,随着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生活安逸、和谐,加上“三蛇羹”也都是蛇,而没有猫,兴致一来,请家人吃一次许广平爱吃的蛇羹,也就水到渠成了。

鲁迅早期不吃粤菜中的“龙虎斗”和“龙凤虎”,大约和他的心理有关吧?鲁迅出生于1891年农历八月初三,属蛇。吃自己的属相,总是不忍下口的。不少人也有这样的心理障碍,如属兔的不吃兔肉,属猪的不吃猪肉,属牛的不吃牛肉,属羊的不吃羊肉,等等。至于猫,鲁迅也是不喜欢的,周作人在《补树书屋旧事》第七节里写过鲁迅打猫的事:“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倒不是不知道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查一九一八日日记,里面便有三四处,记着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不知道《鲁迅日记》里有四记载,事实上在那时候,大抵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他(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儿又回来了。”鲁迅在短篇小说《兔和猫》里也写了一只小黑猫,说到小黑猫害了小兔,以前又和猫为敌的事,倒不像是虚构:“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它)们配合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并非因为他(它)们配合,是因为他(它)们嚷,嚷到使我睡不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但事情也不是一成不变。到了1931年11月,随着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生活安逸、和谐,加上“三蛇羹”也都是蛇,而没有猫,兴致一来,请家人吃一次许广平爱吃的蛇羹,也就水到渠成了。



沽上丛话

